

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【水族双歌】

水族双歌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刘之侠 编

潘朝霖 编

水族双歌

（壮族）

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

水族双歌

潘朝霖 刘之侠 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

水族双歌

编 者：潘朝霖 刘之侠

责任编辑：马 迅 夏 凡

封面设计：曹琼德

版式设计：施德端

出 版：贵州人民出版社

发 行：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地 址：中国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
邮政编码：550004

电 话：(0851) 6828570

印 刷：贵州新华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mm 1/32

字 数：290 千字

印 张：11. 875

印 数：1—2000

版 次：1997 年 11 月贵州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7—221—04379—5/I·932

定 价：22. 30 元

《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卢惠龙
执行主编：潘定智 何积全
编 委：韦兴儒 龙玉成
 卢惠龙 杨培德
 余未人 何积全
 潘定智
总 策 划：余未人

水族双歌

内容提要

水族的民间文学样式很多,其中的双歌,别具特色,格外引人注目。

本书所选的水族双歌,包含了非寓言式和寓言式两大类,而其中尤以语言含蓄、情趣幽默的寓言式双歌更为绚丽多彩。它以动植物的某种特点和人的某种活动为素材,用寓意式的手法,表达了对忠贞不贰的爱情的追求,对坦诚真挚的友谊的赞颂,以及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嘲讽和鞭笞。它联想丰富,构思奇巧,有着让人难以忘怀的艺术魅力。

Shuangge (Double)Ballads of the Shui Ethnic Group

The Shui's folk literature is of a different form, of which ***Shuangge (Double)Ballads*** is exotically different and very eye-catching. ***Shuangge (Double)Ballads*** collected in this book are made up of two categories; the allegorical and the non-allegorical. Of the two the latter is very humorous, colorful and full of implications. Based on the activities of certain animals, plants or human beings, it often implies a moral lesson, expressing their strong desire for sincere friendship and love, their contempt for social sins as well as displaying allegorically philosophy of life. ***Shuangge (Double)Ballads*** is well organized full of flying imagination and with an impressive artistic charm.

总 序

贵州要出版《民间文学选粹丛书》，这是一件值得幸庆的大好事。我一直关注贵州民间文学。1987年我到贵州参加全国中青年民俗学学术讨论会。我对贵州民间文艺有所了解，也算是有感情的。现在，贵州的同志要我为丛书写序，我高兴地答应了。

贵州在祖国的大西南，山川秀丽，人杰地灵，世代居住着汉族和苗、布依、侗、土家、彝、仡佬、水、回、白、满、瑶等十几个兄弟民族。贵州民间文学非常丰富，也很有特色。各民族人民能歌善舞。人们把贵州民族地区称为“歌舞之乡”，“诗歌海洋”，实在不为过誉。各族人民在生产劳动中，在各种民俗活动中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，都离不开歌，总是以歌代言，以歌明理，以歌抒情，以歌立法，他们的生活已诗化了，艺术化了。各民族民间文学不仅是本民族人民的精神食粮，而且，通过搜集、整理、出版，它已成为各民族人民的共同财富。贵州在搜集、整理、出版民间文学方面，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了很大成绩。建国以来，贵州民间文艺工作者不断深入山寨民

间,与群众同吃同住同乐,采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和民间文化资料,出版了一些刊物,编印了大量集子。“文革”前,贵州民间文艺研究会就编印了《民间文学资料》43集,在国内外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。后来,又继续编印集子,现共出79集,连同各地编印的就达200种集子之多。近些年,又进行“民间文学三套集成”(即民间故事集成、民间歌谣集成和民间谚语集成)的普查和编印工作,各县都已出或正在出一二个集子,省里还出省卷本。贵州民间文艺刊物《南风》一直坚持自己的办刊宗旨,办得很有特色,我和国内外同行都很欢迎。贵州民族学院的《苗岭风谣》,黔东南州文艺研究所的《苗侗文坛》,也对贵州民族民间文艺的发掘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在全面搜集的基础上进行重点整理、发表和出版了许多优秀的作品。其中,《苗族古歌》(田兵主编、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)荣获全国民间文学评奖一等奖,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。现在,贵州民间文艺界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又在上述基础上,精选出版民间文学丛书,这自然是要将最有代表性的最精美的艺术珍品奉献给人民,奉献给读者。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。我相信,它将走向全国,走向世界,在国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丛书编写要求要具有文学性、代表性、科学性。这很重要。民间文学首先是文学,是以艺术的方式来反映生活,表情达意的。但是,民间文学又不是纯文学,而是人民生活实录,是“百科全书”,是立体的,与社会生活和各种民间文化事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,其中许多古老作品,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。因此,记录整理民间文学必须忠于原作,不能乱加乱改;不仅要忠实记录作品,同时,要记录与作品有关的历史、民俗、方言土语、民族心理、流传演唱情况等等,这样,才能把民间文学作品作为立体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。为了做到这一点,丛书的编选,注意了作品的“忠实性”,同时,加强正文中的“注释”,正文末的“附记”,并在每卷前面加上“导读”,这就增加作品的文化厚度,就能使读者对作品有较全面的理

解。

民间文学的搜集、整理、出版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。过去，各族人民以民间文学作为自我教育和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，今天，民间文学仍具有多方面的价值。丛书精选的古老作品，如神话、古歌等，不仅有很高的社会历史价值，而且是古代文学的“高不可及的范本”，“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”。（马克思语）传说、故事、歌谣、叙事长诗等，反映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和精神品德，今天，仍然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好教材。历史学家可从中看到民族历史，哲学家又从中看到民族的哲理，社会学家可从中看到社会生活，各种学科都可从中找到一定的资料，作家艺术家可从中看到人民的艺术才华，从中吸取有益的养料，广大读者可从中得到思想的启迪，品德的熏陶，文化的滋养，艺术的享受。优秀传统文化总是超越时空，继承发展，成为人类永恒的财富。

在“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”出版之际，我谨写以上文字，表达由衷的喜悦和良好的祝愿。

1995. 6. 30. 北京.

时年九十二

浅论水族双歌

《水族双歌》出版了，这是首次正式出版水族的歌谣集，令人十分欣喜。水族是一个充满歌声的民族，歌谣是水族文化的重要内容，而双歌在水族歌谣中算得上独具特色的瑰宝。因此，这本集子的出版，对于了解和研究水族文化，其价值当不可低估。

水族双歌是特别受到水族人民喜爱的一种传统综合表演艺术，作为一种传统文化，其传承、演唱及丰富性，都有着极为深厚的生活基础，有着十分生动活泼的环境氛围。双歌诱人的魅力，就在这特定的环境氛围中产生。然而，当我们的搜集整理者把它奉献给读者时，却因无法，或者说不可能表现出那由特有的环境与气氛烘托出来的精妙，而不可避免地黯淡了这块瑰宝的光辉。这是很遗憾的。从文艺生态学角度审视这种现象，我们可以说，这本集子正像一只美丽的百灵鸟的标本，虽然保留着漂亮的羽毛和动人的身影，但终因失去了美妙的歌喉，活泼灵动的舞姿而少了好多魅力。对此，潘定智教授说得很好：“如果把民歌从它的生态环境中抽取出来，没有‘抒情意味’、‘活跃气氛’、‘舞蹈节奏’等，只有记下来的歌词，往往又失去原歌的意境、格律、韵味，就使

人感到兴味索然。”为弥补这种缺憾，我们在这篇短文中，将简述水族双歌的生态环境，艺术特色及演唱气氛，尽可能地让读者在阅读欣赏双歌这

一独特民歌艺术时有一点真切的感受，更好地领略水族双歌的韵味。

(一)

其他民歌的读者看到“双歌”这个名称时，也许会很陌生。确实，双歌是水族独特的一种艺术形式。双歌，水语称为“旭早”。“旭”即歌，“早”意为双、对，总起来就是双歌——成双成对的歌。也有人将双歌称为“旭凡”，意为有唱有说的歌，也即是说唱综合艺术。这两种称呼是从不同侧面对双歌特点的概括，综合起来，就比较完整地说明了双歌的性质。总起来说，所谓双歌，一是相对单歌而言。单歌也是水族歌谣的一种形式，即在一首歌中能独立、完整地表现某种情感；二是双歌表演时是双方对唱，而且所唱的歌每组都呈偶数，尤其是寓言式的双歌一般需相辅相成的组歌对唱，才能完整地表达某种情感。另外，由于双歌多在活跃热烈的酒席上，或在庄严肃穆的悼丧活动中演唱，因此也有人称之为“酒歌”或“大歌”。

双歌从结构形式上看，可分为说白与吟唱结合的说唱类双歌及无说白的双歌两大类。

说唱结合的双歌的基本结构是：说白——呼唤式的歌头衬腔——吟唱主体——感叹式的歌尾衬腔。这种形式多出现在情节比较简单、故事性较弱的寓言式双歌中，例如《白鹤与乌鸦》、《和尚与龙女》、《阿优和石匠》等。这类双歌较多，是水族双歌最主要部分，有一些故事情节相对复杂、篇幅较长的寓言式双歌中，这种形式常反复出现，说白与吟唱散韵相间，复查交替，如《龙女

和渔郎》、《苗女阿解与水家后生》、《映山花》等。不过，水族双歌中长篇寓言不多，这种复沓形式并不常用。

双歌的说白相当于序言或小引，起到介绍吟唱主体角色的情况，引出故事或直接叙述故事的作用。说白一般有三种形式：一是以很精练的语言道出故事梗概，或说明吟唱目的。如《两夫妻》的说白简略而形象：“两夫妻吵嘴打架，一个狠骂，一个狠打。搞烦了，妻子就说：‘你别打了，我说句话你听。’”接着便开始主体吟唱。说白虽只是三言两语，却把一对经常吵嘴打架的夫妻的形象勾画了出来：一个爱动嘴，一个爱动手。这一叙说，就引起了听众的兴趣，很自然地引出了吟唱部分。如果演唱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题材，或是吟唱某一风物、风俗，则说白更加简单，往往就是一句话：“那里有这样的风物，人们这样歌唱它……”然后就开始吟唱。

二是说白内容比较完整，有时间、地点、角色及其相互间关系及活动情节等。这种说白实际上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如《夫妻和好》用160余字的篇幅叙述了这样的故事：一对夫妇吵架，妻子生气好久不肯说话，丈夫想尽方法逗妻子开口，最后，学猴子耍把戏，终于让妻子忍不住笑起来，气也就消了。这样的说白已经概括了要吟唱的内容，再加上吟唱的艺术加工，就使得气氛更加热烈欢乐。

三是说白不仅比较完整，还有较复杂的情节描述，角色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生动感人的故事，并常常蕴含着一定的哲理性与讽喻意义。这类双歌的说白短的至少300字以上，长的往往有七八百字，如《潘兰悔婚》、《杨松与幺妹》等。其中《龙女和渔郎》的说白间隔地出现七次之多，共达1500余字。

双歌中无说白的一类，多为开天辟地造人烟之类题材重大的古歌，重大的历史题材歌，以及借歌唱栽竹、植树等活动以寓吉祥的双歌等。古歌之类由于数量不多，且为世代流传，不能随意

创新与发挥，故早已为大家耳熟能详，无须说白提示；吟唱栽竹、植树的双歌篇幅一般不长，亦为众人所熟知，因此也可将说白略去。可见，说白之有无，主要是根据需要而定。一般歌手自己编的、有一些故事情节的、人们不十分熟悉的双歌，歌手可即兴来上几句说白，以期引起听众的兴趣，而众所周知的、内容固定不好任意发挥改变的，就不必多此一举。

说白之后，紧接着就是吟唱。吟唱是双歌的主体，是内容的叙述和情感表达的载体。吟唱部分因题材大小、内容及情节的繁简而长短不一。短的每组双歌唱段不过 20 行左右，长的可数十行乃至上百行。如《龙女和渔郎》的吟唱部分就达 200 余行。

水族双歌有一个特点，即是在吟唱与说白之间还有一种衬腔。衬腔由听众唱，是大家共知的固定格式，当歌手讲完说白部分，举起酒杯或伸手举筷，在席上环绕一圈以示致意时，在场的人们便默契地齐声唱起欢快悦耳的歌头衬腔：“腊者业喂，腊乃育喂！”——这是女性专用的唱和，意为“你那方的姊妹们喂，我这边的姊妹们喂！”若唱和者为男性，歌头衬腔则是“流海业喂，流海育喂！”意为“所有你的亲戚朋友喂，所有我的亲戚朋友喂！”这热烈的衬腔，大大地烘托了场面气氛，使演唱者及听众精神为之振奋。衬腔唱过，演唱者使用慢板式的节奏、抑扬顿挫的拖腔吟唱起来。当唱完一首歌或一个段落，歌手唱出感叹式的歌尾衬腔时，听得入迷的听众立即异口同声地重复唱起这句衬腔，起到帮腔作用。使得现场气氛更加热烈，同时也使得演唱者得到舒缓、回旋与思考的短暂机会。帮腔的另一个重要作用，是突破慢板吟唱造成的单调与枯燥的格局，弥补无器乐伴奏的缺陷，使得整个演唱更加充满情趣。

水族双歌的产生、传承与发展，都离不开水族丰富的民俗活动。水族人民热情好客，但凡重大节日（如端节、卯节）及人生礼仪重要活动，都要宴请亲友宾客。此时，歌谣便是不可缺少的

内容。而双歌因其活泼有趣，众人都能参与（聆听及唱和衬腔），更是人们交流情感，解除忧愁、激励情怀、娱人娱己的重要手段。不论是生孩子满“三朝”、庆满月，或定亲、迎娶的喜宴上，还是对亡故老人的悼唁活动中，都离不开双歌演唱。在房屋落成贺礼上，升迁或荣归的酒宴之时，双歌也会在觥筹交错中自然涌出胸怀。“对酒当歌”，双歌更增添了喜庆的气氛。在封闭的水族山寨，往往是一家来客，全寨迎请；一家宴请，全寨凑趣。谁都知道，酒宴就是歌场，因此即使不入席欢饮，也不会放过听歌学歌机会。酒宴一开，堂屋内外便挤得水泄不通。歌手一说完开场白，众人就异口同声地唱起衬腔，双歌给水族文化生活增添了无穷的情趣。水族地区有句俗话：歌场当睡床。它的含义是，水家特别好客，每逢喜庆节日，走亲串友特别热闹，客人来多了，安排住宿是个大困难。可是水族又特别爱唱歌听歌，每有歌会，唱者通宵不歇，听者通宵不眠，这就省去了安排住宿的负担。这也可算民间歌谣的又一功能了。

双歌的演唱形式因地域而有所差异。在荔波县及毗邻的三都县九阡地区，宴席上常为男女对唱；而在三都、独山、榕江等地宴席上，则是同性歌手对唱。只有丧葬歌场上唱双歌，则不论什么地区都是男女歌手对垒，并各有两名童男或童女专门唱衬和帮腔。在这个场合的唱和比酒宴上的唱和音乐性也更强。双歌演唱，尤其是寓言式双歌的演唱，常是每一组由一名歌手演唱（也就是演唱双方各扮演一个角色），但有时也可由一个演唱者代表双方角色从头到尾演唱，不过，这种演唱形式就不如前一种活泼有趣。

（二）

水族双歌的内容几乎涉及到水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，而以道德修养、人际社交、事理时政的内容及开天辟地造人烟的古歌居多。寓言式的双歌多由两首构成一组，这两首歌（代表两个角

色)常为一正一反、一褒一贬、一喜一忧、一善一恶,两者相辅相成,以自己一方自谦、自愧及至自卑,来表现对对方的赞美、仰慕及感激之情。有时,也借角色之口,对对方进行批评规劝,或戏谑逗笑等等。双歌演唱的技巧在于,演唱者必须根据当时的环境气氛,根据所讴歌赞美的对方或要抨击讽喻的对象,或者需要解答的问题,迅速而准确地选取一组双歌来演唱;而对歌者应当凝神聆听出歌者所唱的内容,体会其中的隐喻、启示涵义,然后灵活机动地选择一组内容相近或相反的双歌来回敬,使得两组双歌能相辅相成,表现一个完整的内容。在这样的场合,出歌人不能乱出,对歌者亦不能乱对。问答要对路,两人演唱的内容要相互关联,相互照应,若是违背了歌场这一规矩,就会受到众人嘲笑甚至鄙夷。

让我们结合具体作品,看一看水族寓言式双歌的主要内容:

1、歌颂互相尊重、互相谦让、团结友好的美德。

双歌所表现的这种情感,与水族人民重感情、讲义气、谦逊好客的行为规范分不开。在《白鹤与乌鸦》、《鸭子和天鹅》、《田鱼与河鱼》、《斑鸠与白竹鸡》等双歌中,这方面内容表现得很突出。如《白鹤与乌鸦》,白鹤与乌鸦一白一黑,一美一丑,一伟岸一矮小,显然很难结为朋友。但它们并没有这样看,对对方长处的欣赏赞美,让它们的心贴在一起。“头戴红冠”,羽毛雪白,气质高贵的白鹤,一点没有歧视“天生矮小”、“墨黑衣裳”的乌鸦,反而真诚地颂扬它的长处:“你勤劳,远近闻名”,“心宽厚,受人尊重”,自己与乌鸦“毛色虽异”,但“都有那,自由天空”,因而决心和它结伴“遨游苍穹”。歌手就是借白鹤与乌鸦的友谊,抨击那种以门户高低、贫富差异、社会地位悬殊划分人生等级,造成彼此隔阂的现象,赞美了纯真的友谊。《斑鸠与白竹鸡》中,斑鸠咕咕地叫唤,诉说“没有家”、“身受寒”、“空肚子”的不幸命运,白竹鸡则赞美它“厚道”、“心宽”、“聪明”而且“有办法”,

而自己才是充满了辛酸与“苦楚”，并希望斑鸠不要嫌弃自己，愿双方结为真心朋友：“同你飞，真是快乐”。这也是相互自谦以表达对对方的仰慕。在定亲的酒席间，即将成为亲家的双方，若男方家唱起《白鹤与乌鸦》，则女方家可唱《斑鸠与白竹鸡》回敬，从而促进双方的感情。在水族双歌中，这方面内容的双歌特别多，如《李子和枇杷》便是深受喜爱的一组。歌中李子与枇杷的自谦与相互赞美，表达了对内在美的赞赏，从而反映出水族人民的审美情趣。这组双歌，出方要唱两首，回方也要唱两首，歌词则可根据所歌颂内容的需要而增添，这就需要歌手的机敏与能力了。

这类内容的双歌，除以拟人手法，借动植物之口来吟唱外，也有直接以人为角色的，如《狗贩子与羊贩子》、《先生老叟和苗族老奶》、《纸花女和巫婆》等等。例如，在席间被众人夸赞的来宾，为表示自谦和对众人的谢意，可唱《傻女婿》自嘲。这则双歌十分有趣，大意是，一个姑娘在母亲包办下嫁了个奇傻的女婿，傻女婿做了一连串丢人现丑的蠢事，受到大家嘲笑。演唱者通过对这个出身富家，徒有外表的笨蛋的嘲讽，喻自己的无能。歌手通过令人捧腹的说白和吟唱，在听众的串串笑声中表现了自谦之情，也给酒席宴会增添了很多欢乐。

2、表现纯真爱情和深厚情谊。

爱情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，同样是水族双歌的基本主题，双歌中表现纯真爱情的内容特别丰富。例如《苗女阿解与水家后生》反映了一对异族男女真挚的爱情。这组由真人真事编成的双歌，情深意浓，脍炙人口。另一则双歌《龙女与渔郎》讲述一个美丽的龙女为追求爱情，勇敢地冲出禁锢自由的龙宫，同代表封建势力的龙王抗争的故事。故事中，好心的獭猫帮助龙女和意中人结成美满的婚姻。但它又轻信了龙王，向龙王报告了这桩喜事。结果，它不仅献出了生命，也导致这桩婚事被恶势力拆散。龙女被押回到海里，但她仍勇敢地展开自己的鳞甲，让五彩光芒照亮